

数百城投放超千万辆 共享电单车如何更好满足出行需求?

扫码即骑、电动助力、节能环保……五颜六色的共享电单车在国内一些城市“遍地开花”。记者日前走访北京、安徽、广西等地发现,共享电单车有效拓展了公共交通服务半径,满足了部分市民中短距离出行需求,有望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违规投放、乱停乱放等乱象。

数百城总投放超千万辆

记者采访中发现,共享电单车重在解决3至10公里中短途出行痛点,在一些路况复杂、多山路的城市,成为仅次于公交的公共出行方式。

自5月30日起,北京市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区域内开展共享电单车试点。记者在万源街地铁站附近看到,共享电单车整齐排放,不时有市民扫码用车。

“公司离地铁站不远,骑共享电单车通勤正合适,中午骑着去吃饭也方便。”市民王女士说,骑行不需要押金,15分钟以内收费2.5元,超过15分钟后每5分钟再收1元,价格比较合理。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初步统计数据,截至目前,全国投放运营共享电单车城市300多个,投放数量超1500万辆。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共享电单车正进入规范发展阶段,有望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

云南昆明是较早投放共享电单车的省会城市之一。昆明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所有入市车辆必须严格上牌,对共享电单车停放实行无差别管理。

自2019年投放以来,广西南宁

已运营共享电单车约13.49万辆。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出租交通管理科副科长谢志平说,南宁市出台考核办法,要求由交通、城管、市政园林、交警等四部门联动对企业每月进行一次日常考核。

记者走访允许投放共享电单车的部分城市发现,共享电单车管控机制不断优化,引导企业有序开展竞争。

入夏后,共享电单车长时间在室外暴晒,坐垫会发烫。“我们已在全国近150个城市投放超过60万个清凉坐垫。相比原来的黑色坐垫,新坐垫能更好反射阳光和散热。”哈啰出行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在集中充电方面,哈啰出行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建立换电柜,并运用智能管理网络实时监控电单车电流、电压、功率等状态信息,标准化配置消防设备,实现充换电安全闭环管理。

“公司近500名运维人员对全市2.5万余个停放点进行网格化巡护,每半小时干预调度一次,确保车辆不淤积、用车有保障。”南宁滴滴青桔电单车负责人石清中说。

“相比个人电动车,共享电单车在车辆合规、充电安全、秩序维护等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更好满足公众的绿色出行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程世东说。

存私自投放、随意停放等乱象

记者发现,部分城市也出现了一些共享电单车的运营乱象。

——未上牌私自投放。

广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广州市暂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单车,路面上投放的共享电单车基本都没有登记上牌。很多共享电单车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开锁和费用结算,往往没有客服电话等联系方式,并普遍存在头盔缺失或不干净等问题。广州市已成立工作专班,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在个别城市,共享电单车企业跑马圈地、过度投放,停放秩序维护不到位,影响市容,亟需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程世东说。

——乱停乱放问题仍存。

记者在山东泰安开元盛世硕园小区附近看到,部分共享电单车随意停放在人行道上,给来往行人、非机动车行驶带来不便。“尤其在早晚高峰,一些共享电单车横七竖八停

在非机动车道上,安全隐患很大。”当地市民陈先生说。

今年以来,江苏扬州、四川成都、湖南株洲等多地均出现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挤占人行道、盲道等乱象,遭到市民投诉和举报。

——乱收费、不予退款等投诉不断。

“事先不说明需要充值,不予退款”“在服务区还车还扣调度费”“定位不准,强制收取调度费”……记者粗略统计发现,7月1日至15日,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就有数十条针对共享电单车企业的投诉,其中不合理扣费、乱收调度费等问题是投诉重点。

业内人士指出,和共享单车一样,共享电单车需规范管理,避免野蛮生长。部分城市还需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更好引导行业发展。

推动多方协同科学治理

专家表示,当前市民电动车出行需求较为旺盛,且从允许投放的城市实践看,行业管理日渐规范。

“应认可包括共享电单车在内的电动自行车在我国城市绿色出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给予其明确、清

晰的政策定位。”程世东建议。

科学确定投放规模,是管理共享电单车的关键。“要兼顾市民出行便利性,以及城市空间资源和城市管理能力上限,充分论证、精准评估投放规模。”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慢行交通分会秘书长史未名说,既要注意共享电单车与共享单车的配比,也要充分考虑公平竞争机制,避免企业间配额差距过大。

在规范骑行行为方面,程世东建议,可视情建立市级跨平台用户信用管理机制,将违规使用共享电单车的用户列入行业黑名单,督促用户安全规范使用。

史未名建议,共享电单车管理可运用“多方共治”模式,即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运营企业共同商议制定车辆投放、运营管理、退出标准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行业自律公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行业仲裁机制,为共享电单车治理提供政策依据和保障。

“从老百姓需求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政府完善管理制度,企业强化行业自律,共享电单车行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程世东说。

据新华社

防盗功能日益弱化 关键时刻阻碍逃生 民宅防盗窗 装还是拆?



不少住户在防盗窗内堆放杂物。

在西安老旧小区和城中村中,居民们为了财产或儿童安全,纷纷安装了防盗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住宅的安全性,却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近期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中,超过80%的人员伤亡是由于紧急逃生路径受阻所致,其中许多案例都涉及到完全封闭的防盗窗阻碍了逃生通道。

那么,住户该如何平衡安全防护与紧急逃生需求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近日,记者走访西安多个老旧小区和城中村发现,封闭式防盗窗的使用仍极为普遍。居民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防盗窗是保护家庭财产不受侵犯的有效手段。而另一些人则担忧,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这些防盗设施可能

了,就有人装上了平面的防盗窗,一般平面的防盗窗只出现在一二三层,再往上就是可以锁的推拉窗了。在王师傅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该小区内确实存在不同款式的防盗窗。

在长乐坊街道,记者看到沿街小区很多都装了防盗窗,还有一些是新换的。有些防盗窗上的遮雨棚破烂不堪,摇摇欲坠,有些住户将防盗窗当成杂货间,摆着儿童车等物品,甚至将空调主机,在未固定的情况下,直接放置在防护窗上。临街一位店铺老板说,经常有垫在防盗窗上的塑料片、木头块掉下来。

安装防盗窗“保安全”

“从住进小区,就统一安装了防盗窗。”孙先生说,他住在北火巷小区已经30年了,当时特别流行安装防盗窗,而且以前的一层阳台都是敞开式的,壮小伙能徒手翻窗进入。

孙先生说,你别说是一层了,就是七层也经常出现半夜被盗的情况。他说,自己家的防盗窗用的是实心铁窗,而且是全封闭的。

防盗窗除了基本的防盗作用,还有一些家里有娃的,安装防盗窗后能防止发生孩子坠落的意外事故。孙先生说,他孙子今年4岁半,经常在阳台上晒太阳玩耍,如果防盗窗拆了,娃踩着凳子就能爬上去,确实很危险,有防盗窗还是能放心一些。

防盗窗阻碍逃生

防盗窗装上确实有一些安全作用,但是完全封闭的防盗窗,就像

是“笼子”,在发生火情的时候,会被困者牢牢锁在房间内。西安消防救援支队碑林消防救援大队一名消防员给记者发来一段实验视频显示,消防员在接到火情赶到现场,使用液压钳破拆防盗窗开始计时,需要1分37秒,才能破拆完毕,让一名被困者从防护网中逃出。

“如果减去消防员赶到现场这段时间,让一名施工工人使用建筑工地的切割机进行切割防盗窗,也需要将近2分钟。”消防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如果防盗窗上本身就安装了可打开的小门,则仅需要不到10秒钟,被困者就能逃出房间。在起火的房间内,每一秒钟都很宝贵,救援和逃生都需要争分夺秒。

一些住户家虽然安装了防盗窗,但是在未安装封闭窗的情况下,建议阳台也不要堆放杂物。“很多居民家起火的案例显示,有些火源可能是窗外丢进的烟头或违规燃放烟花造成。”消防救援人员表示,没有防火分隔的区域,避免堆放杂物引发火情。

防盗窗拆了咋保安全

7月25日,记者在新城区一高层住宅小区看到,这里从一层到三十一层的住户家均未安装明显的防盗窗。那么,这些住户的安全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记者随机敲开三层一住户的门了解到,有一种隐形防盗纱窗,钥匙就放在窗台上面,可随时拆卸。

“你看,钥匙在这个窗户缝里,孩子很难发现,而且纱窗这个锁子的位置也比较高,孩子很难触碰到。”孟女士告诉记者,这种隐形防

盗窗纱是钢丝网,打开之后是向外的,固定在外侧窗框上。她说,小区大部分都使用的这种隐形防盗窗纱,既安全又美观。

下午,记者又来到开元新村小区看到,两年前还有大量防盗窗的小区,经过改造后变得只有一层个别住户家安装了防盗窗。“我是1999年住进来的,小区改造以后,在一二层之间安装了防攀爬刺钉,你看那个白色的两层刺钉,真的能起到防盗作用。”小区住户张女士说,只要家里把窗户装成带锁的,看护好孩子就可以了。

能不能禁止安装防盗窗?

记者从西安消防了解到,目前还没有法规禁止居民安装防盗窗。我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这里的人员密集场所,是指人们日常生活经常出入的学校、医院、养老院以及餐饮、娱乐、游乐等场所。

据了解,西安消防自今年以来,多频次开展了人员密集场所拆除违规防盗窗和铁栅栏障碍物专项整治行动,对影响人员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坚决拆除,确保紧急时刻“生命通道”畅通。

“解决居民楼防盗窗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并通过合理的设计和规范引导,鼓励采用可以快速开启的防盗窗设计。”西安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比如安装开窗限位器、入侵报警系统或者更换为新式防坠落窗户。

文/图 本报记者 葛兰